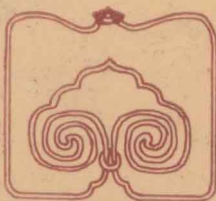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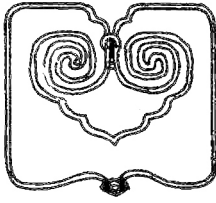


啼笑因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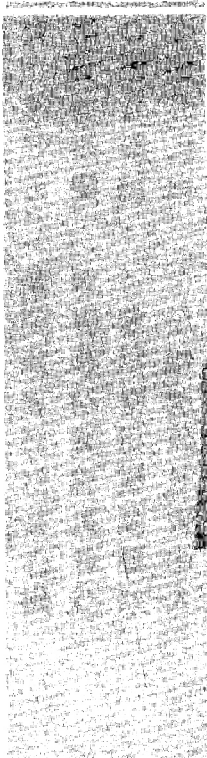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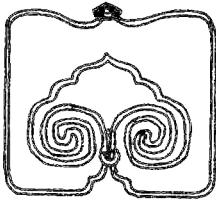


中國古典白話小說

國家出版社 印行



啼笑因緣



中國古典白話小說
國家出版社 印行

中國古典白話小說 12

特價：180元



啼笑因緣



著 作 者：張恨水

發 行 人：林大坤

總 策 劃：林洋慈

發 行 所：國家出版社

總 經 銷：國家書店有限公司

郵 撥 帳 戶：一〇四八〇一號

地 址：台北市新生南路1段126之8號3樓

電 話：391-2425 • 391-4261 • 392-6748

391-7918 • 351-0917 • 392-6749

印 刷 者：三文印刷廠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六三二號

有著作權・有製版權・翻印必究

71年4月初版

作者自序

那是民國十八年，舊京五月的天氣，陽光雖然抹上一層淡雲，風吹到人身上，並不覺得怎樣涼。中山公園的丁香花，牡丹花，芍藥花，都開過了，然而綠樹陰中，零碎擺下些千葉石榴的盆景，腥紅點點，在綠油油的葉子上正初生出來，分外覺得嬌艷。水池子裏的荷葉，不過碗口那樣大小，約有一二十片，在魚鱗般的浪紋上飄蕩着。水邊那些楊柳，拖着丈多長的綠總子，和水裏的影子對拂着。那綠樹裏有幾間紅色的屋子，不就是水樹後的四宜軒嗎？在小山下隔岸望着，真個是好一幅工筆圖畫呀！

這天，我換了一套灰色嗶嘰的便服，身上輕爽極了，袋裏揣着一本袖珍日記本，穿過四宜軒，渡過石橋，直上小山來。在那一列土山之間，有一所茅草亭子，亭內並有一副石桌椅，正好休息，我便靠了石桌，坐在石墩上。這裏是僻靜之處，沒什麼人來往，由我慢慢的賞鑑着這一幅工筆的圖畫。雖然，我的目的，不在那榴花上，不在荷錢上，也不在楊柳樓臺一切景致上；我只要藉這些外物，鼓動我的情緒。我趁着與致很好的時候，腦筋裏構出一種悲歡離合的幻影來。這種幻影，我不願他立刻即逝，一想出來之後，馬上掏出日記本子，用鉛筆草草的錄出大意了。這些幻影是什麼？不瞞諸位說，就是諸位現在所讀的「啼笑因緣」了。

當我腦筋裏造出這幻影之後，真個像銀幕上的電影，一幕一幕，不斷的湧出，我也記得很高興，鉛筆瑟瑟有聲，只管在日記本子上畫着。偶然一抬頭，倒幾乎打斷我的文思。原來小山之上，有幾個妙齡女郎，正伏在一塊大石上，也有了我喁喁私語。她們的意思，以爲這個人發了什麼瘋，一人躲在這裏埋頭大寫。我想流水高山，這正也是知己了，不知道她們可明白我是在爲小說佈局？我正這樣想着，立刻第二個感覺告訴我，文思如放燄火一般，放過去了，回不轉來的，不可間斷。因此我立刻將那些女郎置之不理，又大書特書起來。我一口氣寫完，女郎們不見了，只對面柳樹中，拍的一聲，飛出一隻喜鵲，震破了這小山邊的沉寂。直到於今，這一點影象，還留在我腦筋裏。

這一部啼笑因緣，就是這樣產生出來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否有什麼用意，更不知道這樣寫出，是否有些道理？總之，不過捉住我那日那地一個幻想寫出來罷了。這是我赤裸裸地能告訴讀者的，在我未有這個幻想之先，本來由錢芥塵先生，介紹我和新聞報的嚴獨鶴先生，在中山公園來今雨軒歡迎上海新聞記者東北視察團的席上認識。而嚴先生知道我在北方，常塗鴉些小說，叫我和新聞報「快活林」也作一篇；我是以賣文餬口的人，當然很高興的答應。只是答應之後，並不會預定如何着筆。直到那天在茅亭上佈局，才有了這部啼笑因緣的影子。

說到這裏，我有兩句贅詞，可以附述一下。有人說小說是創造人生，又有人說小說是敘述人生。偏於前者，要寫些超人的事情；偏於後者，只要是寫着宇宙間之一些人物

罷了。然而我覺得這是純文藝的小說，像我這個讀書不多的人，萬萬不敢高攀的。我既是以賣文爲業，對於自己的職業，固然不能不努力，然而我也萬萬不能忘了作小說是我一種職業。在職業上作文，我怎敢有一絲一毫自許的意思呢？當啼笑因緣逐日在「快活林」發表的時候，文壇上諸子，加以糾正的固多，而極力謬獎的，也實在不少。這樣一來，使我加倍的慚愧了。啼笑因緣將印單行本之日，我到了南京。獨鶴先生大喜，寫了信和我要一篇序，這也是義不容辭的，然而我作書的動機如此，要我寫些什麼呢？我正躊躇着。同寓的錢芥塵先生舒舍予先生，就鼓動我作篇白話序，以爲必能寫得切實些。老實說，白話序，平生還不曾作過，我就勉從二公之言，試上一試，因爲作白話序，我也不去故弄什麼狡獪伎倆，就老老實實把作書的經過說出來。

這部小說在上海發表而後，使我多認識了許多好朋友。這真是我生平一件可喜的事！我七八年沒有回南，南回之時，正值這部小說出版，我更可喜了。所以這部書，雖然卑之無甚高論，或者也許我說敝帚自珍。到了明年石榴花開的時候，我一定拿着啼笑因緣全書，坐在中山公園茅亭上，去舉行二週紀念。那個時候，楊柳，荷錢，池塘，水樹，大概一切依然。但是當年的女郎，當年的喜鵲，萬萬不可遇了。人生的幻想，可以構成一部假事實的小說，然而人生的實境，倒真有些像幻影哩。寫到這裏，我自己也覺得有些啼笑皆非了。

長篇
小說

啼笑因緣目錄

正集

作者自序

一緣因笑啼一

第十一回	竹戰只攻心全局善敗
第十回	狼子攀龍貪財翻妙舌
第九回	星野送歸車風前搔鬢
第八回	謝舞有深心請看繡履
第七回	值得忘憂心頭天上曲
第六回	無意過香巢傷心致疾
第五回	頰有殘脂風流嫌著跡
第四回	邂逅在窮途分金續命
第三回	顛倒神思書中藏倩影
第二回	綺席晤青衫多情待舞
第一回	豪語感風塵傾囊買醉
作者自序	哀音動絃索滿座悲秋
	蓬門訪碧玉解語憐花
	纏綿情話林外步朝曦
	相思成斷夢把卷凝眸
	手加約指心事證無言
	多情證佛果俯首談經
	未免遺憾局外畫中人
	行歌增別恨撥斷離絃
	歌場尋俗客霧裏看花
	蘭閨藏鳳炫宮蓄心機
	錢魔能作祟澈夜無眠

- 第十二回 比翼羨鶯儔還珠却惠
第十三回 沽酒迎賓甘爲知己死
第十四回 早課欲疏重來懷舊雨
第十五回 柳岸感滄桑翻鴻掉影
第十六回 托跡權門姑爲蜂蝶使
第十七回 裂券飛蚨絕交還大笑
第十八回 驚疾成狂墜樓傷往事
第十九回 慷慨棄寒家酒樓作別
第二十回 展轉一封書紅絲誤繫
第二十一回 豔舞媚華筵名姝遁世
第二十二回 絕地有逢時形骸終隔
- 捨身探虎穴鳴鼓懷威
越牆窺影空替美人憐
晚遊堪樂小聚比秋星
桐陰聽夜雨落木驚寒
尋盟舊地喜是布衣交
揮鞭當藥忍痛且長歌
因疑入幻避席謝新知
模糊留血影山寺鋤奸
奔波數行淚玉趾空勞
寒宵飛彈雨魔窟逃生
圓場念逝者啼笑皆非

作完「啼笑因緣」後的說話 363

一 對於讀者的一個總答覆

二 是否要做續集

三 幾個重要問題的解答

作者再序

一緣因笑啼一

續集

第 十 回	第 九 回	第 八 回	第 七 回	第 六 回	第 五 回	第 四 回	第 三 回	第 二 回	第 一 回
壯士不還高歌傾別酒	尚有人緣高朋來舊邸	辛苦四年始終成泡影	伏櫪起雄心傾家購彈	借箸論孤軍良朋下拜	金屋蓄癡花別具妙計	借鑑怯潛威悄藏艷跡	種玉來遲解鈴甘謝罪	言笑如常同歸謁老父	雪地忍衣單熱衷送客
故人何在熱血灑邊關	真無我相急症損殘花	因緣千里合同拜高堂	登樓記舊事驚夢投懷	解衣示舊創俠女重來	玉人作膺鼎激走情磚	移花彌缺憾憤起飄茵	留香去久擊案誓忘情	莊諧並作小宴鬧冰人	山樓苦境寂小病留蹤

啼笑因緣

第一回 豪語感風塵傾囊買醉

哀音動絃索滿座悲秋

一 緣 因 笑 啼 一

相傳幾百年下來的北京，而今改了北平，已失去那『首善之區』四個字的尊稱。但是這裏留下許多偉大的建築，和很久的文化成績，依然值得留戀。尤其是氣候之佳，是別的都市，化錢所買不到的。這裏不像塞外那樣苦寒，也不像江南那樣苦熱；三百六十日，除了少數日子刮風刮土而外，都是晴朗的天氣，論到下雨，街道泥濘，房屋霉濕，日久不能出門一步，是南方人最苦惱的一件事。北平人遇到下雨，倒是一喜。這就因爲一二十天，遇不到一場雨，一雨之後，馬上就晴，雲淨天空，塵土不揚，滿城的空氣，格外新鮮。北平人家，和南方人是反比例：屋子儘管小，院子必定大。天井二字，是不通用的。因爲家家院子大，就到處有樹木。你在雨霽之後，到西山去向下一看舊京，樓臺宮闕，都半藏半隱，夾在綠樹叢裏，就覺得北方下雨，是可歡迎的了。南方怕雨，又最怕的是黃梅天氣。從舊歷四月初以至五月中幾乎天天是雨。可是北平呢，依然是天晴，而且這邊的溫度低，那個時候，剛剛是海棠開後，楊柳濃時，正是黃金時代，不喜遊歷的人，此時未免要看看山海，上上公園了。因爲如此，別處的人，都等到四月裏，北

平各處的樹木綠遍了，然後前來遊覽。就在這個時候，有個很會遊歷的青年，他由上海到北京遊歷來了。

這是北京未改北平的前三年，約摸是四月的下旬，他住在一個很精緻的上房裏。那屋子是朱漆漆的，一帶走廊，四根紅柱落地；走廊外，是一個很大的院子，平空架上了一架紫藤花，那花像絨球一般，一串一串，在嫩黃的葉叢裏下垂着。階上沿走廊擺了許多盆夾竹桃，那花也開的是成團的擁在枝上。這位青年樊家樹，靠住了一根紅柱，眼看着架上的紫藤花，被風吹得擺動起來，把站在花上的蜜蜂，摔了開去，又飛轉來，很是有趣。他手上拿了一本打開而又捲起來的書，却背了手放在身後。院子裏靜沉沉的，只有蜜蜂翅膀震動的聲音，嗡嗡直響。太陽穿過紫藤花架，滿地起了花紋，風吹來，滿地花紋移動，却有一種清香，沾人衣袂。家樹覺得很適意，老是站了不動。這時過來一個聽差道：『表少爺！今天是禮拜，怎樣您一個人在家裏？』家樹道：『北京的名勝，我都玩遍了。你家大爺大奶奶昨天下午就要我到西山去，我是前天去過的，不願去，所以留下來了。劉福！你能不能帶我到什麼地方去玩？』劉福笑道：『我們大爺要去西山，是有規矩的，禮拜六下午去，禮拜一早上回來。這一次您不去，下次他還是邀您。外國人是這樣辦的，不懂我們爺也怎麼學上了！其實，到了禮拜六禮拜日戲園子裏名角兒露了；電影院也換片子，正是好玩。』家樹道：『我們在上海租界上住慣了那洋房子，覺得沒有中國房子雅緻。這樣好的院子，你瞧，紅窗戶配着白紗窗，對着這滿架的花，像

圖畫一樣，在家裏看看書也不壞。」劉福道：「我知道表少爺是愛玩風景的。天橋有個水心亭，倒可以去去。」家樹道：「天橋不是下等社會去的地方嗎？」劉福道：「不，那裏四圍是水，中間有花有亭子，還有很漂亮的女孩子在那裏清唱。」家樹道：「我怎樣從沒聽到說有這樣一個地方？」劉福笑道：「我決不能寬你。那裏有花棚，也有樹木，我就愛去。」家樹聽他說得這樣好，便道：「在家裏也很無聊，你給我雇一輛車，我馬上就去。現在去，還來得及嗎？」劉福道：「來得及。那裏有茶館，有飯館，渴了餓了，都有地方休息。」說時他走出大門，給樊家樹雇了一輛人力車，就讓他一人上天橋去。樊家樹平常出去遊覽，都是這裏的主人翁表兄陶伯和相伴，到底有些拘束。今天自己能自由自在的去遊玩一番，比較的痛快，也就不嫌寂寞。坐着車子，直向天橋而去。到了那裏，車子停住，四圍亂轟轟地，全是些梆子胡琴及鑼鼓之聲。在自己面前，一路就是三四家木板支的高樓，樓面前掛了許多紅紙牌，上面用金字或黑字標着：什麼狗肉缸，娃娃生；又是什麼水仙花小牡丹合演鋸沙鍋。給了車錢，走過去一看，門樓邊牽牽連連，擺了許多攤子。就以自己面前而論，一個大平頭獨輪車，車板上堆了許多黑塊，都有飯碗來大小，成千成百的蒼蠅，只在那裏亂飛。黑塊中放了二把雪白的刀，車邊站着一個人，拿了黑塊，提刀在一塊木板上，一頓亂切，切了許多紫色的薄片，將一小張汚爛舊報紙托着給人。大概是賣醬牛肉或熟驢肉的了。又一個攤子，是平地放了一口大鐵鍋，鍋裏有許多漆黑綿長一條條的東西，活像是剝了鱗的死蛇，盤滿在鍋裏，一股又腥

一 啼 笑 因 緣 一

又臭的氣味，在鍋裏直騰出來。原來那是北方人喜歡吃的煮羊腸子。家樹皺了一皺眉頭，轉過身去一看，却是幾條土巷，巷子兩邊，全是蘆棚，前面兩條巷，遠遠望見，蘆棚裏掛了許多紅紅綠綠的衣服，大概那是最出名的估衣街了。這邊一個小巷，來來往往的人極多。巷口上，就是在灰地上擺了一堆的舊鞋子；也有幾處是零貨攤，滿地是煤油燈，洋磁盆，銅鐵器。由此過去，南邊是蘆棚店，北方一條大寬溝，溝裏一片黑泥漿，流着藍色的水。臭氣薰人。家樹一想：水心亭既然有花木之勝，當然不在這裏。又轉回身來，走上大街，去問一個警察。警察告訴他，由此往南，路西便是水心亭。北京城是個四四方方的地方，街巷都是由北而南，由東而西。人家的住房，也是四方的四合院。所以到此的人，無論老少，都知道四方，談起來不論上下左右，只論東西南北。家樹聽了他的話，向前直走，將許多蘆棚地攤走完，便是一片曠野之地。馬路的西邊有一道水溝，雖然不清，倒也不臭，在水溝那邊，稀稀的有幾棵丈來長的柳樹。再由溝這邊到溝那邊，不能過去，南北兩頭，有兩架平板木橋，橋頭上看兩個小蘆棚子，那裏擺了一張小桌，兩個警察守住。過去的人，都在橋這邊掏四個銅子，買一張小紅紙進去。這樣子，就是買票了。家樹到了此地，不能不去看看，也就掏了四個子買票過橋。到了橋那邊，平地上挖了一些水坑，裏面種了水芋之屬，並沒有花園。過了水坑，有五六處大蘆棚，裏面倒有不少的茶座。一個棚子裏都有一臺雜耍。所幸在座的人，還是些中上等的分子，不作氣味。穿過這些蘆棚，又過一道水溝；這裏倒有一所淺塘，裏面新出了些荷葉。

荷塘那邊，有一片木屋，屋外斜生着四五棵綠樹，樹一個倭瓜架子，牽着一些瓜豆蔓子。那木屋是用藍漆漆的，垂着兩副湘簾，順了風，遠遠的就聽到一陣管絃絲索之聲。家樹一想：這地方多少還有點意思，且過去看看。順着一條路走去，那木屋向南敞開，對了先農壇一帶紅牆，有一叢古柏，屋子裏擺了十幾副座頭，正北有一座矮臺，有七八個花枝招展的大鼓娘兒，在那裏坐着，依次唱大鼓書。家樹本想坐下休息片刻，無奈所有的座位人都滿了，於是折轉身就走回來。所謂『水心亭』，不過如此。這種風景，似乎也不值留戀。先是由東邊進來的，這且由西邊出去。到了這裏，一排都是茶棚，人聲喧嚷，遠遠一看，有唱大鼓書的，有賣解的，有摔跤的，有弄口技的，有說相聲的。左一個布棚，外面圍住一圈人，右一個木棚，也圍住一圈人。這倒是真正的下等社會俱樂部。北方一個土墩，圍了一圈人，笑聲最烈。家樹走上前一看，只見一根竹竿子，挑了一塊破藍布，髒得像小孩子用的尿布一般。藍布下一張小桌子，有三四個小孩子圍着打鑼鼓拉胡琴，藍布一掀，出來一個四十多歲的黑漢子，穿一件半截灰布長衫，攔腰虛束了一根草繩，頭上戴了一個烟捲紙盒子製的帽子，嘴上也掛了一掛黑鬍鬚。其實不過四五十根馬尾，他走到桌子邊一瞪眼，看的人就叫好。他一伸手摘下鬍子道：『我還沒唱，怎麼樣就叫起好來？胡琴趕來了，我來不及說話。』說着馬上掛起鬍子又唱起來。大家看見，自是一陣笑，家樹覺得有趣，儘管站了看下去。站了半天，覺得有些乏，回頭一看，有一家茶館，倒還乾淨，就踏了進去，找個座位坐下。那柱子上貼了一張紅紙條，

上面大書一行字：「每位水錢一枚。」家樹覺得很便宜，是有生以來所不曾經過的茶館了。走過來一個夥計，送一把白瓷壺在桌上，問道：「先生！帶了葉子沒有？」家樹答沒有。夥計道：「給你沏四百一包的吧！香片？龍井？」這是北京人喝茶葉，不是論斤兩，乃是論包的。一包茶葉，大概有一錢重。平常是論幾個銅子一包，又簡稱幾百一包。一百就是一個銅板，茶不分名目，泡過的茶葉，加上茉莉花，名爲香片；不會泡過，不加花的，統名之爲龍井。家樹雖然是浙江人，來此多日，很知道這層緣故，當時答應了龍井兩個字，因道：「你們水錢祇要一個銅子，怎樣倒化了四個銅子買茶葉給人喝？」夥計笑道：「你是南邊人，不明白，你自己帶葉子來，我們祇要一枚。你要是吃我們的茶葉，我們還只收一個子兒水錢，那就非賣老娘不可了。」家樹聽他這話，笑道：「要是客人都帶葉子來，你們全只收一個子兒水錢，豈不要大賠錢？」夥計聽了，將手向後方院子裏一指，笑道：「你瞧我們這兒是不靠賣水的。」家樹向後院看去，那裏有兩個木架子，插着許多樣武器，胡亂擺了一些石墩石鎖，還有一副千斤擔，院子裏另有重屋子，有一羣人在那裏品茗閑談。屋子門上，寫了一副橫額貼在那裏，乃是「以武會友。」就在這時候，有人走了出來取架子上的武器，在院子裏舞練。家樹知道了，這是一般武術家的俱樂部。家樹在學校裏，本有一個武術教員，教練武術，向來對此感到有些趣味，現在遇到這樣的俱樂部，有不少的武術，可以參觀，很是歡喜。索興將座位挪了一挪，靠近後院的扶欄，先是看見有幾個壯年人在院子裏，練了一會兒刀棍，最後走出

來一個五十上下的老者，身上穿了一件紫花布汗衫，橫腰繫了一根大板帶。板帶上，掛了烟荷包小搭襠；下面是青布褲，裏褪布繫靠了膝蓋，遠遠的就一摸胳膊，精神抖擻，走近來，見他長長的臉，一個高鼻子，嘴上只微微留幾根鬚，他一走到院子裏，將袖子一陣捲，先站穩了脚步，一手提着一隻石鎖，顛了幾顛，然後向空中一舉，舉起來之後，望下一落，一落之後，又望上一舉。看那石鎖，大概有七八十斤一隻，兩隻就一百幾十斤。這向上一舉，還不怎樣出奇，只見他雙手向下一落，右手又向上一舉，那石鎖飛了出去，直沖過屋脊。家樹看見，先自一驚，不料那石鎖剛過屋脊，照着那老人的頭頂，直落下來，老人脚步動也不會一動，只把頭微微向左一偏，那石鎖平平穩穩落在他右肩上；同時，他把左手的石鎖拋出，也把左肩來承住。家樹看了，不由暗地稱奇。看那老人，倒行所無事，輕輕的將兩隻石鎖向地下一扔，在場的一班少年，於是吆喝了一陣，還有兩個叫好的。老人見人家稱讚他，祇是微微一笑。有一個壯年漢子，坐在那千斤擔的木槓上笑道：『大叔！今天你很高興，玩一玩大傢伙罷。』老人道：『你先玩着給我瞧瞧。』那漢子果然一轉身雙手拿了木槓，將千斤擔拿起，慢慢拿起，平齊了雙肩，咬着牙，臉就紅了。他趕緊彎腰，將擔子放下，笑道：『今天乏了，更是不成。』老人道：『瞧我的罷。』走上前，先平了手將擔子提着平了腹，頓了一頓，反着手向上一舉，平了下頰，又頓了一頓，兩手伸直，高舉過頂。這擔子兩頭是兩個大石盤，彷彿像一片石磨，木槓有茶杯來粗細，插在石盤的中心。一個石磨，至少也有二百斤重，加上安在

木槓的兩頭，更是吃力。這一舉起來，總有五六百斤氣力，纔可以對付。家樹不由自主的拍着桌子叫了一聲：『好！』那老人放下千斤擔，一看家樹，穿了一件藍湖縐夾袍，在大襟上掛了一個自來水筆的筆掙，白淨的面孔，架了一副玳瑁邊圓框眼鏡，頭上的髮雖然分齊。却又捲起有些蓬亂，這分明是個貴族式的大學生，何以會到此地來？不免又看家樹兩眼。家樹以爲人家是要招呼他，就站起來笑臉相迎。那老人笑道：『先生！你也愛這個嗎？』家樹笑道：『愛是愛，可沒有這種力氣。這個千斤擔，虧你舉得起。貴庚過了五十嗎？』那老人笑道：『五十幾，望來生了！』樹家道：『這樣說過六十了。六十歲的人，有這樣大力氣，真是少見！貴姓是。』那人說是姓關。家樹便斟了一杯茶，和他坐下來談話，纔知道他名關壽峯。是山東人，在京中作外科大夫爲生。便問家樹姓名，怎樣會到這種茶館裏來？家樹告訴了他姓名，又道：『家住在杭州。因爲要到北京來考大學，現在補習功課。住在東四三條胡同表兄家裏。』壽峯道：『樊先生！這很巧，我們還是街坊啦。我也住在那胡同裏，你是多少號門牌？』家樹道：『我表兄姓陶。』壽峯道：『是那紅門陶宅嗎！那是大宅門啦！聽說他們老爺太太都在外洋。』家樹道：『是，那是我舅舅。他是一個總領事，帶我舅母去了，我的表兄陶伯和，現在也在外交部有差事；不過家裏還可過，也不算什麼大宅門。你府上在那裏？』壽峯哈哈笑道：『我們這種人家，那裏去談府上啦！我住的地方，就是個大雜院。你是南方人，大概不明白什麼叫大雜院；這就是說一家院子裏，住上十幾家人家，作什麼的都有。你想這